

《财富堂》：你对当下水墨的艺术生态持什么样的态度？

邬一名：我觉得不能只谈当代水墨，应多谈当代艺术。因为在艺术家这里，是不受媒材所限制的，并不是说我做水墨，我就只考虑这种材料和形式，我考虑得更多的，其实是当代艺术的整体生态。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价值判断体系是有问题的，这种判断比较单一地集中于资本和权力手里，而非审美的艺术眼光，而很多时候前后两方面没有统一。比如张大千，学术圈里虽然公认他是个大画家，但没有到达大师级，但他的画价可以远远高过黄宾虹，学术和价值不是对等的。怎么说，对当代水墨也是一样，我整体比较悲观，但还是要在悲观中去寄予希望，慢慢来，每一点进步都是可贵的。

《财富堂》：介绍一下你个人的创作思路？

邬一名：1996、1997年，我主要在画一些古画的变体，后来开始画一些都市男女，那时候想学习西方，直接把当代人的精神气质想表达出来，比如表面时尚的、迷离的等等，在香格纳展出过一些，之后有做瓷器、雕塑，包括更直接的，我做了一个自由女神和出家人的综合体，题目就叫“新宗教”。这种思维方式是典型西方的。但后来我开始认识到问题，也许是我年龄的增长，带来了一些不同的感受，我觉得直接表达不是很典型的中国方式，我应该立足于东方人的表达，用国际语言表达东方式思维，像我喜欢的摄影师杉本博司一样。所以2007年之后我想要改变，我就想到从身边做起，我开始画周围的一切，花卉、人物、风景，甚至高速公路。另外，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也想挑战通常意义上一个艺术家的标准，比如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有明显的艺术风貌和符号语言。但我很想知道，有没有一个艺术家，他不强调艺术面貌，他一辈子就是随性而为。当然这可能在市场上是最不讨好的。但我就是想试一试。



我觉得画下来就好，不要去管任何的风格、外界的现象、流行思潮，只是画下来、做下去，看看内心想要表达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种从内心出发，是典型的东方式思维。如果有这种基础，我可以面对一切。

《财富堂》：你最近有什么动向？

邬一名：我8月份参加了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当代艺术三十年时代肖像”展，9月底会在京都有个小的群展，10月份还会参加张江当代艺术馆的一个群展以及朱家角的一个群展，我可能会做一些行为，在那样的小城镇，与风景与当地居民互动，也算是尝试把水墨这种传统意义上属于精英阶层的审美和更多人分享。



邬一名《阳台上的植物》183 x 145cm 水墨宣纸



邬一名《荷花之三》184 x 146cm 水墨宣纸